

一入冬，北部的天氣冷得讓人憂心。天色總是陰色的藍。

在回老家前，李亮筑打算把這些麻煩的問題一併解決。

她先將自己的瑣碎用品收進大塑膠袋裡，留在這裡的化妝品、護膚美容用保養品、洗浴用品，連浴帽和浴球都扔進了塑膠袋。那只白色的浴帽有一段很古怪的回憶，那是她男人在她第一天來這裡住時，洗澡時戴上的。她將自己小心呵護的長髮收攏進浴帽裡，開始搓洗身體，但她搓洗身體時有個從老家帶到這個年紀的習慣，她會坐在板凳上。如果沒有板凳，就先坐在馬桶上。她的男人站在一旁看她的動作默不吭聲，走到她的身邊，而她不以為意，還在想著他或許要拿身後的保養品。

直到有液體開始澆在她的後腦上。她猛然回頭，液體便濺到她的臉上。隨著是男人的哈哈大笑。

雖然她不太排斥，但她堅持要求，比起頭髮，她寧願是臉。

她也喜歡被掐著脖子。

李亮筑把客廳茶几上的物品全部掃進塑膠袋裡。

她赤腳跨過擋在走道上的兩只大垃圾袋，走進臥房。捏住棉被的兩角，在空中奮力地甩開，甩出了許許多多的灰塵，揚起的飛灰漫佈在房間。她打了一個噴嚏，再抽下床單，保潔墊上有發霉的泛黃痕跡，枕頭也是。她猶豫了一下，把這些也全塞進了新的大塑膠袋裡。

從系統衣櫃中取下那些衣物，她覺得可有可無的、不太喜歡的，甚至是心儀許久才買下的外套、內襯、洋裝、連身裙、工字裙、內衣褲。衣服是充滿記憶的殘餘物，像是那些被用帶著塑膠手套的手指插進身體裡掏空內臟的魚隻，牠們的內臟就是衣物，而牠們多肉多刺的身體才是最空空蕩蕩的，無器官的身體。像是她長年對自己的認知：儘管比起同年齡的朋友，或是同業，她已經不再是對衣服痴狂的女人，但如果缺少了一些對著服裝的凝視，對著落地鏡中的自己，她也有自己的內裡空無一物的，深深的倦怠感。

她再次走進浴室，幾支從電視櫃上取下的威士忌倒插再馬桶裡，還沒沖掉的醇色威士忌從瓶口向上蔓延到瓶身。她按下沖水閥，玻璃瓶被旋轉的水力捲動，但因為倒插的酒瓶過多，僅僅是彼此艱難地磨蹭了彼此，發出了細碎的玻璃碰撞聲。

酒瓶另外扔進一口大紙箱裡。

她打開客廳的落地窗，城市的車輛引擎聲與白天的陰鬱突然在整個屋裡膨脹。她把兩只已經枯死的羊齒蕨連根拔起，也塞進了塑膠袋裡。

差不多就是這樣了。她拍了拍雙手，感覺腳底沙沙的，抬起腳也拍乾淨，從十三樓往下望，每一台車點都那麼小。一座座住宅高樓在對面或是斜對面，和那些迴旋的馬路構成了這一個區塊裡住戶們的回家體感：拐彎、繞圈、等紅綠燈，街角有間全家、巷口是另一間藥局，在大樓社區一樓店面開業的耳鼻喉科與兒科永遠門庭若市，被牽著或被抱在懷裡的孩子永遠在朝著天空嚎哭。無論四季進了大門管理區的冷氣還是這麼強。父親與小孩在中庭玩傳接球的笑

聲。其他婦女們圍在一起聊天的耳語。這些她都不需要了。

麻煩的事還是要早點解決。

李亮筑不是第一次跟有家室的男人來往，但到了與對方的家庭有所糾纏，還是得要當機立斷才行。

她幾乎可以預想，男人發現這間房子被淨空之後，可能有的反應。

憤怒與絕望、失望與氣餒、悲哀與對自己失去魅力的憂愁。

想到這些，她便有了小小且悲哀的快感。

雇來的清潔公司在她眼前，將所有的袋子都帶走後，她一個人只拎著自己原本的手提包，關上了這間屋子的門。

她不會再來了。

回老家之前，連原本的酒店也辭了。在她們這個業界，辭職按理來說不是很難的事；但是，和世上絕大多數的關係相同，清晰而明朗地離開，是只存於理論上的事。她們太多人在債務所構成的樂曲中迴旋跳舞，向店裡借前、向經紀人借錢、向男人借錢、向客人借錢、向外面借錢；金流永遠跟不上已經漸漸麻痺的購物金額。李亮筑很清楚，事情往往就是這麼變壞的——但她從不譴責消費，她也喜歡，只不過是比別人小心了一點而已——年輕時的蠢事已經夠多了，她的年紀如今就要二十八，也實在夠老了，老得禁不起太多事情的折騰。她除了剛入行時向經紀人借過錢之外，許多時候，自己都還能存起來；對於她的經紀人而言，她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小姐，畢竟——聽她的經紀人在她剛入行時說過——前面有人在外面欠了三十，經紀人東奔西跑才幫忙找了點折扣回來，但小姐最後還是跑了，剩下他一個人得要去應付那些賣了他面子打折的人們。凡事都有需要謹慎以對的地方，謊言往往比想像中更為直接，如果上當了，那就是上當者的錯——李亮筑最後把酒店的鐵門鑰匙還給吧檯的老同事，他們多少有些依依不捨，不過，能夠乾乾淨淨離開實屬難得，這種時候，連「再見」都不知道適不適合說出口。

在她的身後，氣壓閥緩衝了店門關上的速度，隱隱約約，她聽到氣壓閥洩力時的抽吸聲。她聽了兩年的聲音。兩年前，是她最後一次轉店。那時，李亮筑剛好做出一點名氣，每個禮拜有三四天需要在不同的店裡跑。經紀人也只是碰碰運氣，權且交待一份酒家委託似地，問了她有間店缺小姐，現在去一次就好，剛好客人多，有沒有興趣？她難得休息，但不知為何，忙碌的時候總是期待擁有自己的完整時間，但一閒下來，只是在家裡吃份微波食品都讓她心煩。她便口頭答應，到了這間店。一做就是兩年。她於是遇見了這個男人，讓她更加心煩的男人。

店門外的氣溫好低，街上陰冷的空氣刺刺地竄入她的鼻息。

這是她後來能想起來的，關於這間店的最後印象。

搭上回老家的高鐵，車廂裡安靜地像是所有人都緩慢地窒息。城市的景色很快就退到她的身後。過了十幾分鐘，遠方出現裊裊的山霧，那使她想起多年前還在讀高中的時候。高中裡有一幢最高的大樓，大樓平常分了兩個樓層做圖

書館，其他樓層則兼做視聽教室、音樂教室、舞蹈教室，和一些社團活動室。往大樓的最頂，鐵門很少上鎖，可能校方從沒想過會出什麼事，平常維護的人員也很少上來。她偶爾會在社團時間跑到那上頭透透氣，通常已經有別的人先在頂樓，成群結隊聊天玩鬧的小團體，或是如她這樣自己一個人，彼此不會互相干涉。這是她高中生活少數能感覺到的，與其他人能保持良好距離的一個空間。沒有比較、沒有互看不順眼、沒有霸凌、沒有被強迫參與霸凌。她會趴靠在女兒牆上，牆外是鎮裡少數能一望無際地觀看整座小鎮的高挑視野。一間間的平房、水塔、鐵皮加蓋，夏季裡反射銳利的光，而冬季，整座鎮子生鏽的光，和陰暗的天色一起。

再遠一點，是那座她叫不出名字的山。山上總是有霧，遠遠的，是她所能理解的範圍之外的存在。

到她下車後，她拎著手提包，踩著跟鞋，走到計程車輪班處。

她難免會有「自己是潰敗回去」的想法，即使自己總是控制這樣的想法。太沉悶了。如果每一場失敗都是自己的錯，那噩夢也有相同的重量，可是，噩夢不是她自願做的，失敗也同樣是——但她可是一直都認為受騙的人才是最該為自己的損失負責。她的邏輯明顯地在此處扭成一個結。看不清楚的夢才有最銳利的景色。隱隱然，她感覺到自己的體內，有一處地方一直在對她說：妳不值得所有事。

她曾經受騙過。若不算上剛在八大出道時的那幾年的小事，她人生裡算得上是最為激烈的騙局，一次是她剛才逃離的那間屋子，一次是她的母親，還有一次，就是她高中的數學老師。

她臀部上的學號刺青，被另外一個拎著自己頭顱的少女的刺青圖案蓋了過去。

這些都是她唯一認為值得的事——值得被苛責——偶爾在夢中醒來、或是失眠的日子，眼淚不自覺地滑落，身體跟心靈都異常酸澀。每一個愧對過她的人，她反而都覺得自己才是造成這些的主因。

——妳就是穿的太少。長得太漂亮。說話的聲音這麼好聽。

——沒生妳的話我可以嫁給有錢人。因為懷了妳我才被人家拋棄。

——妳的技巧這麼好，我哪捨得放妳走。

——給我一點時間，我會斷得很乾淨。

——妳的資質很好，來老師的補習班。

——老師知道妳媽媽的狀況，所以妳如果需要幫忙的話，跟我說。

——才幾歲就學人家塗指甲油，活該以後當妓女。

——妳自己不檢點，還怪老師幹妳？

李亮筑這些都沉默以對。計程車開到了家門口，她付現。存摺與印章、所有的身分證件都在手提包裡。踏到家門口的那一段柏油路面，跟鞋還有「扣、扣」的聲音，但轉開家門，走到了前庭的泥地，腳地下半堅實半鬆軟的觸感，那是她從沒用過這種細跟鞋踩過的，自己高中畢業以前的歲月。她一眼就看見

母親坐在屋子的門口抽菸；坐在板凳上，一邊翹著光腳，一邊用手搓著腳底與腳縫，一邊微微地抬起頭吐出煙霧。

「妳回來幹什麼？」

「住一晚。」

「沒有妳的房間。」

「我可以睡沙發。」

「沙發是我買的，妳要睡就睡地板。」

「可以。我等等去買一個睡袋就好。」

「機車不會借妳，我要用。」

「都要傍晚了，這時間妳能去哪？」

「妳管不著。」

「我可以自己搭計程車去。」

「浪費錢的賠錢貨。」

「我賺得錢夠我在這裡搭一萬次計程車。」

「嘖。」母親露出嫌惡的表情：「那妳自己搭計程車好了，晚上被人家拖到草叢強姦是妳家的事。」

「沒指望過妳。」

母親站了起來，隨手把菸蒂丟到地上。她轉身推開紗門，進了屋裡。

李亮筑順著菸蒂的軌跡望去，門口有一處空地，上頭滿滿的、黏在黃土裡的菸蒂。她走上前去，一腳將方才還在燃燒的菸蒂踩熄。

走進屋裡，一股青草的藥臭味清晰地竄進她的鼻息。老舊的木製家具、藤椅、和破舊的沙發，和她離家前一模一樣。家裡唯一有變的，只有那些無法視而不見的空瓶空罐，和一箱箱沒有拆封的紙箱。紙箱上是許多電視購物頻道、拍賣網站的標籤。她跨過這些箱子，步上樓梯。每一階的樓梯，那原本貼在邊緣的防滑銅膠條，有許多早已脫落。樓梯上的磚面早有破損。樓梯間的那扇窗上都是雨痕。天花板的角落有稠密的蛛網。黯淡的屋子，微弱的光，她在這裡度過了目前為止人生的大半輩子。

走到二樓，打開自己過去的房間。房裡囤滿了紙箱，除了她原本的床和書桌、牆上褪色的海報，房間裡已經沒有她的容身處。連床上都有許多拆過封的紙箱。窗戶是關著的，而窗戶下方的幾個紙箱，靠窗的那一側有潮濕後乾燥的皺褶。想必是沒關窗的時候，被雨淋濕的。靠山的小鎮多雨，天空有時是鉛色的灰。她坐在書桌前做作業的模樣，還隨時都能夠從腦袋裡召喚回來，但她如今的潰敗，卻總讓她召喚到其他很久不再願意想起的事情。

陰道裡帶著老師的精液，在她家的門口下車。她回頭看了數學老師一眼，他在駕駛座，但從副駕駛座車窗的角度，車窗太髒了，什麼也見不到。數學老師的車在陰暗的窄巷裡駛了出去，車燈照亮每一處經過的人家的牆面。她站在院子裡，踮起腳，眺望車子在夜暗中離開的光的蹤跡。而她的陰道內還殘存方才在車上，老師的手指觸感，與他的精液，與她潮濕過復又變乾後，在內褲上

產生的摩擦感。自從與數學老師上床後，她的內褲都由自己手洗。每一次內褲上的痕跡都是羞恥的紀錄，她在被老師控制的關係中，感覺到一點快慰，讓她可以逃離母親長年下來的壓力。在家裡，母親的控制是以反面進行的——她既不管女兒回家的時間、成績、課業，大多數母親們希望控制的大多數事情，母親一件都不在意。包含她深夜回家，拎著書包，推開家門，客廳漆黑一片，她躡手躡腳地開了樓梯間的壁燈，摸著扶手走上二樓，走進房間。躺到床上。澡得要隔天早上起來在洗，這個時間點，母親早就睡了，但她不能吵醒母親。因為母親的控制，是以母親自己的生活為主要的方向——李亮筑不能吵到她、不能干擾到她、不能夠有她的價值觀內看不順眼的事——但母親的標準從來就是雙重的，她可以對成績毫不在意，因為她自己連中學都沒有畢業，但李亮筑頭一次擦指甲油的晚上，那是國中一年級的事，母親卻要她在家裡下跪，狠狠地抽了她一頓，因為母親的說法裡，不停地指責擦指甲油的女孩，以後只有做妓女的一途——可是，母親的指甲油換色從來沒有停過。李亮筑很早就放下名為「委屈」的情緒：委屈是一種渴望被人發現自己遭遇到不公正待遇，但是，如果只有渴望，但實際上無人發現的話，那懷揣著委屈情緒的自己，反而會更陷入委屈的迴圈裡。

高中的李亮筑從數學老師的座車下來的深夜，站在自己家的庭院；如果她抬頭，天上是弧狀的星辰。

與遠方的暗山。

與暗山相隔的另一座城市，發出褐鏽色的光。

她關上房門。的確沒有地方能睡，她只好走回一樓，到了庭院，坐在母親坐過的那張板凳上。

天要暗了，捲層雲火紅與黯淡相接；夕陽在看不見的地方沉默，雲的背面有長長的光影。

重新上了計程車，經過鎮區，花了車程約四十分鐘的時間到了市區裡的家樂福；在路上，從小鎮的聊賴街巷慢慢地經過鎮子最繁榮的一條路，附近的國中與高中生牽著腳踏車在路旁行走。開了許多年的連鎖服飾店，推出騎樓的店面範圍，上頭的招牌用聚光燈打出了間接照明，暈亮亮的橙黃色。高中男女們在路上信步，李亮筑認出來那是她以前高中的制服。似乎校徽換過了，但衣服的款式跟版型不變。拉長的襪子，廉價的皮鞋，每一個腳步下都是她們的年輕都在消失的影子——李亮筑覺得自己老了，也是從去年開始，去年她二十七，男人為她過了生日，在北部的都城裡挑了一間昂貴的法國餐廳。李亮筑是到了八大上班後，才被經紀人訓練成能懂得怎麼品嚐、怎麼維持餐桌禮儀的女人，在她的工作中，被請吃高級餐廳的經驗不少，要能維持收入，保持合理的距離感、適度的言行與談吐、精巧的氣質表演，才是她工作的核心。至於美貌，這屬於七成天生，三成打磨的部分；而身材、酒量種種，反而不太重要。李亮筑唯一滿意自己工作的一點，就是和性保持著合宜的距離——與她擔任酒店小姐時對客人保持的相同——客人們來光顧，理所當然是為了「性」，但不是粗魯而

直接的性，而是傾向於租賃幾個小時的相處，在聊天與依偎之中，感覺到隱藏在「被欣賞」、「被需要」、「被專注對待」等等被動式的互動之後，那一種秘而不宣，隱而不宣的細微性張力。客人與小姐彼此都知道——如果店家允許、或至少不干涉——或許酒局以後，一男一女就要走進不同的旅館，他們也許會先吃消夜，喝幾碗湯，切幾盤菜，在到旅館裡洗澡，有些人會用還帶著方才小吃店的醬油膏味的舌頭互相挑動，有些人在身上每一個毛細孔都翕張著酒精氣息的沉醉狀態，相信彼此的性器官，是生活中短暫的安慰；但即使知道這件事，李亮筑的工作仍然要在工作場合中，維護住雙方脆弱的共識，脆弱得如果一個客人酒精上腦，強行摟抱或親吻，就可能被破壞掉的共識：我們不一定互相對彼此感興趣，但是我們可以表演出來，讓「性」變成遲緩而柔順的，如流金掐絲，正在彼此身上暗流湧動的，打磨出來的慾望。

一對少年少女在路邊的蔥抓餅店停了下來。

李亮筑看待青春，但不羨慕；她的年輕是她花上許多心力，好不容易才逃脫的牢籠。她看著他們，心裡只想著：他們終於在一個沒有那個老師的地方，可以好好地成長。

她穿著一身緊緻的上衣與短裙，踩著跟鞋，卻抱著一只睡袋。上了回程的計程車，天色已經全黑，熟悉的家鄉市區的燈比起北部大城的燈火，還要再沉穩一點。停在紅綠燈前，左右方的車輛在她面前交錯。市區比起十年前離開，又再多了一點什麼；她想了想，應該是，有什麼東西正在閃爍的印象。路上變得比十年前更為明亮，連鎖店與小店都多了；以前小本經營的小店，像是鑰匙店、小攤位的自製養肝茶、窗面骯髒的文具行、古老的只有楷書佔據每一格招牌框的白底藍字招牌，現在都消失，或著拉上鐵門。其他的店家開始聚集不同的光亮，複雜的採光與不停拍照的人們。計程車經過圓弧狀的道路時，她如魚眼般看望每一個站在她都不認識的店家前，正在嘻笑的人們。市区的性格慢慢產生改變，以十年來人們對城市的嶄新印象，用複製的古老取代消失的古老，取代正在生灰塵而一陳不變的古老，小店與新店們的招牌變成了城市裡的間接照明。

她直到回家的路上，那一條連接市區與鎮區的蜿蜒山路，她回頭，都還能見到褐黃色的城市亮光，在夜裡閃爍，像是另外一座山。

在客廳找了處空地，鋪上睡袋。她很快地便睡著。

隔天一早叫醒她的，是母親跨過她的身體，到廚房做早飯的聲音。

母親沒有做她的份，她很習慣。於是搭計程車到鎮區吃，在鎮區早已清醒的早晨，可以從狹窄的鎮上聽見其他學校的鐘聲。早餐店也換了不少，連鎖店的早午餐形式似乎變得主流。連統一進貨的漢堡皮都換成更具營養與纖維的口感——這不是她預期在這裡吃到的東西。但她還是多帶了一份回家。

母親嫌她多事。她只是笑了笑，放在客廳的桌上。

「愛吃不吃隨便妳。」

「妳那麼久才回來，就不能講點好聽話嗎？」

「妳從來沒對我講過，我為什麼要對妳說？」

「我是妳媽。」

「現在又變成我媽了嗎？」

「早就說過妳不懂感恩。看吧，妳現在的心態，就是完全不懂這兩個字怎麼寫。」

「老話了，換新一點的吧。」李亮筑在家裡點了菸：「最近有釣到男人嗎？」

「別在我家抽菸！」母親憤怒地大吼。

李亮筑盯著她，表情與方才一模一樣，帶著略帶嘲笑的眼神。

「……關妳什麼事？」

「當然有關。我才不想哪天妳死了，我回來幫妳辦後事還要聽到鄰居說妳搭上了哪一戶人家的老公。」

「說了又怎麼樣？妳在乎嗎？」

「不在乎。只不過別人的老婆鬧過來，我嫌麻煩。所以說，妳真的拐了別人的老公？」

「我可不像妳沒人要。」

「哦，那我帶妳去台北賣賣看，看誰賺得比較多？」

「妓女妳留著自己當！」

「看妳當了十幾年，我也算家教很好，對吧？」

「沒有那些人，妳當時就餓死了！」

「到孤兒院也比待在這裡好。妳自己心裡有數。」

李亮筑在客廳的磚上踩熄香菸，看著母親因衰老而憤怒的面容，感到非常愉悅。她轉身推開紗門，離開屋子。這幢屋子，是她的生父留下來的。李亮筑的生父是一個樸實的人，不過，樸實也只是一種抽象、不穩定的形容詞，它只是用來描述一個人「暫時」的性格；因為在這個時代，樸實往往只是每天扮演幾個小時的功課。李亮筑見過母親年輕時的照片，的確長得很漂亮，和十年前的母親不同，更與現在的母親不同。母親的容貌與心智的衰老時間，遠遠比現實的指針走得更快。但唯一不變的，是母親的情緒與心理，永遠停留在過去，對所有人與環境都充滿敵意，對李亮筑尤其敵視；她這次回家，只和母親說了這些話，她一點都不覺得可惜，反而冒出了她不願承認的——一點點地安心——母親的不變或許是當今加速的社會裡罕有的品質，是一種可以用另外一種永久性的形容詞來形容的品質：偏狹。母親對她的敵意來自於父親，即使李亮筑根本沒有對父親的印象，但從她小時，所有被責罰的時光，父親在她三歲之前的呵護，就是母親敵視且無法放下的，心靈上的刺點。

她成為了干涉他們夫妻倆人的那一個。

這讓她青少年時期的夢，帶有了被追逐的影跡。

總是夢到自己被追逐，被後頭的黑影侵吞。在侵吞以後，她會醒轉；她知道自己實質上沒有受到任何黑影的傷害——但又真的受傷了。如她第一次做愛

的當晚，肥短的陰莖塞入她的陰道，夾到了她的陰唇，她很痛，感覺到分裂，裂成李亮筑自己，與不是李亮筑應該成為的那個人。她不想當妓女，不想成為母親從小一直在說的自己——她的血會流成一條腥臭的河，河裡會孕育許多吃土便能為生的肥魚，魚群會在裡頭沒有性別地成長，直到牠們到了生命的終結，才因為這條河的環境激素，轉變成清一色的雌性。從渴望受精，慢慢地變成不再需要，變成只需要自己存活就好，獨活的一代。牠們會沿著這條腥臭的河往下游去，游向銜接的大海。血河與大海的接口有浪，會是否葉形狀般的暗紅，扇形地染在大海與河流對接的漏斗處。牠們終將在深海中死去，沒有擱淺的機會，不會再漂到海面；成為其他生物吃食的養份，把噩夢留給其他人吞吃。

父親是拋家棄子後與母親在一起。他給懷孕的母親一間房子，但也只剩這一間房子。

李亮筑覺得，母親是自作自受。父親更是。

附近沒有人諒解父親、母親，以及被生下來的她。

她不怪誰，怪自己居多。但敵意似乎被遺傳下來了，看到母親的不變，既安心又愉悅，因為她永遠可以想辦法，狠狠地傷害母親——只不過她不做，而她享受自己能夠選擇不做的輕盈。

又搭上計程車。老家已經在後頭，近午的街巷，曾為鄰居的家戶，與過去並無不同；最多，是有些人家翻修了鐵捲門，或是拓出了車庫的空間。

滿身雜毛的狗在水溝蓋上睡了。

電線杆上有鄰近召會的勸告貼紙。

天色依然黯淡。但比昨天亮了些。她指示計程車往鎮裡山頭上的靈骨塔去。她的所有青春期，迴避過的那些場景，如今以嶄新的、她從未去過的路線出現在她面前。

她沒去過那座靈骨塔。

小鎮有幾座墓區。當年規劃不當，大大小小的碑石林立。還沒上數學老師的補習班前，她騎腳踏車回家，在太陽下山後經過，總是心裡發毛。

聽說父親就在靈骨塔裡，她沒去過。很小的時候，她曾經向母親開口，卻被母親以激烈的態度回絕。母親的態度像是李亮筑說出了一個有血海深仇的仇人名字，她幾乎感覺到母親想將說出父親的自己，一口吞下去。

李亮筑當時不懂，母親對父親的感受是怎麼回事。她當時連母親的心情都無法理解。

但現在明白了。

母親不需要「背叛」她的人。

父親早死就是一種背叛。母親的控制是反面的，也是被動式的：她需要控制所有與她相關的事情——而與她相關的所有人、事、物，都應該在她開口前就以她為中心。

母親說李亮筑是妓女時，她相信母親是真的這麼覺得。

即使第一次聽到母親這麼說，她只有十三歲。

十三歲就可以當妓女了——這大概是母親所理解的世界裡，有一個地方，真的會有她十三歲的女兒，因為擦了指甲油而成為雛妓。張開自己還沒發育的身體，在每一個男人面前袒露，讓陰莖塞到自己的身體裡，除了血能潤滑以外，只有乾燥。

不過，李亮筑知道，自己的行業與經歷，或許和母親所說的也不遠了。

她在數學老師之後，很少再有感覺到性。

這不是說，數學老師給了她無法取代的快樂——她不這麼想。她想到的是，自己有某一個部分，在數學老師之後，就徹底地被掐熄了。

說是身體、或是精神的享樂，還是依賴、信任感，或是其他種廣泛的，可以稱呼為安全感的部分，全部都變成了她臀部上的一組數字刺青。她被命令刺在一個自己看不到，而抬起她的屁股的其他人能清楚看得到的地方。

自己的編號被深深地刻到了心裡。

數學老師為她留的餘地：如果自己看不到，彷彿就能裝作沒有這件事活下去。

但又要她保持心裡的羞恥感：有一個人，會在她看不到的地方，發現她試圖隱藏的身分與慾望——即使那種慾望是被教育出來的——李亮筑無法原諒自己的是，她確實在那段關係裡，享受過一些被支配與控制的過程。

這使得她脫離了那段關係後，成為了只能想像血河的女人。

昨天她甩開的男人，和她的關係，也是在這樣的靜止狀態下進行的。

他們之間很少性愛，每一次有，也都要依靠不少潤滑液。她並不渴求誰的身體或擁抱，只是在不同的關係裡希望能夠得到，超乎原有規格的平靜：焦渴的內心會在乾燥的身體底部燒出黑痕，而男人這兩年的確滿足了她這點。他們能夠一起洗澡、擁抱、赤裸地入睡。但彼此的身體不依靠撕裂彼此的生殖器，這使她能安然平穩地入睡。

然而，男人還有家庭。她思考了一年半，才終於下定決心。

自己在這種難以割捨的大事上，依然是優柔寡斷——李亮筑嘲笑過自己。

不過，她最後還是改變了。

男人為她帶來的平靜，終究是以她自己的生活與心理作為代價，在一個有婦之夫身上換來的；男人不在的時分，她需要忍受的事情太多。李亮筑並不渴望家庭、婚姻，與小孩，但她受不了自己得要忍受身邊的男人要去「渴望」家庭、婚姻與小孩。

男人說過，李亮筑最好的地方，是聰明、言行與氣質。

她很明白，這是多少男人說過的優點。也是她工作的職業養成。

但除此之外呢？超出規格的沒有性的平靜生活，原本她夢寐以求的平靜生活，反而燃起了她的念頭。她思考了許久，才終於釐清她索求的，看起來像是「性」的東西——性不代表什麼，沒有性也不代表什麼。

但她厭惡的是，自己連選擇「要或不要」的權力都喪失了。

一切都從自己出生在這個對父母身體裡，就開始發生了。

父親與母親在享樂的時候，有想過自己出生以後，會遭遇到事情嗎？

他們享樂，而自己成為承擔後果的那一個人。

這不公平。

數學老師對她做的事情，也不公平。

當年的她抬起屁股，吮含住數學老師的陰莖。跪在他的面前，哭著說自己是一條狗。當年的濡濕成為往後的噩夢。她沒辦法輕易地向其他人說出，自己也是被害人。即使她知道許許多多的，和她當時年紀相仿的少女們，都曾經遇過這件事。但李亮筑，就是無法坦然地說出口。

有部分被掐滅，也是自己將燈芯袒露出去的結果。

她還在怪自己。

直到她決定改變。

車行上山，過了許多狹仄的彎。彎旁是另外的丘陵、另外的山。山的綿延與冬天的寒意混成灰綠色的模樣，霧很快地就在眼前的另一座山腰上，慢慢地降落下來。

在一條山路的岔口，上面有著一個生命園區的路牌。

計程車開了上去，園區的柵欄捲在柵口的角落，他們在警衛室前停了下來，剩下的，她要自己進去。她讓計程車司機在這裡等她，看見司機大哥猶豫的表情，她拿出一張千元鈔，當作是在這裡等她一陣的額度。司機大哥露出半推半就，實則竊喜的表情，搖上了車窗。

生命園區的外牆是明亮的水泥灰，兼具沉重與明亮的反光。在白天，建築物的主體不至於過度陰暗，又能保持合理的光折射。這間園區的儲放金額不便宜。她在酒店上班時，認識過幾個作殯葬業的客人。這一行的油水雖然不若二三十年前，也就是這些客人們年輕時跟過的老闆、師傅的那個年代，不過，現有的制度與行情，還是能讓整個體系良好的運作。畢竟死人的錢永遠有得賺。

李亮筑在管理室填了名字。

管理員抬頭看了她一眼。

「他是那個……犯案的高中生吧？」

「對。」李亮筑回答。

「最近有好多像妳一樣漂亮的美女來看他。」

「很多人嗎？」

「很多。」

「大概多少人？」

「我記不清楚……不過，十幾個應該有喔。」管理員想了一下，接著問：

「妳們都是那個老師的……」

管理員用「妳們」來稱呼。

李亮筑心想，終究是沒有更好的稱呼了。

「你知道這個高中生做了什麼事嗎？」

管理員點點頭。

「那你就知道，我們發生過什麼事了。」

穿過中堂，經過簾空的空中庭園，生命園區的環境非常清幽。偶爾能見到工友在灑掃。在這裡住下來，的確是可以感覺到平靜——雖然有些過頭了，不過，李亮筑在心裡確實冒出一點些微的羨慕之情。

她看到新聞在追蹤後續報導時有提到，有匿名的好心人出資，為高中生家屬辦理了後事。

這起案件鬧騰了好一陣子。最一開始，媒體普遍聚焦在現在的青少年心理，與高中生教育的問題——我們為什麼教出這麼極端的孩子？但是，過了兩天，某個雜誌的記者接到了一個身分不公開的女士的訊息。

該名女士指出，遇害的數學老師，長年在高中校園裡誘姦許多女學生。事情才再次地爆開來。

李亮筑敬佩那些願意戴上墨鏡、漁夫帽，在公益團體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的女性們。雖然隔著電視螢幕，但她確實感覺到，那些面容隱藏著的女人們，和自己是「同一個群體」。李亮筑並不孤單，而少數幾個願意挺身說明的女人們，彼此也不孤單。

——受害者的數量非常多，但沒有辦法窮盡。因為難以查證。

連李亮筑自己，也不願意坦承。

回家的一晚，母親沒有向她提到這件事。

她一直在等母親開口。但最後還是失望了。

沒有關係。李亮筑走到了指定的區塊裡。

排列整齊的塔位裡，以名貴的石頭打磨、拋亮的塔位小門上，倒映著燈光，上頭有照片，以及姓名。

看見其他與她有著相同經歷的女人們站了出來，讓李亮筑終於下定決心，改變現在的生活。

被掐滅的，或許無法再過復燃；但那終究是得要面對的事。她雖然理智清楚，在數學老師的十指中，如她這樣的女孩，得到的根本就不是名為「情慾」的體驗，只不過是單方面的色情而已。站在男人的前面，把腿打開，讓自己感覺被擺弄，全身心在脆弱的時候錯信的渴望與依賴，所構成的結果：色情，沒有溫度的色情，甚至可以說，那是連肉體都沒有的東西。

被綁住的自己——和正在進出自己身體的數學老師——彼此都沒有身體。

李亮筑認為，那時的自己只是秤斤論兩的一塊肉。身體的尊嚴崩解以後，她感覺到真正被強姦的，是自己的精神。

她不自禁地伸出手，輕撫著塔位的小門。

上頭寫的姓名是：「關昊廷」。